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紅色娘子軍

冯增敏口述
刘文韶记录

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紅 色 娘 子 軍

馮增敏口述
刘文韶记录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· 1959 ·

工农兵创作丛书(27)

紅色娘子軍

馮增敏口述

刘文韶记录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

*

书号 0344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 1/3 字数 24,000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9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3,001—32,000 定价(六) 0.11元

目 次

一	走进紅軍的行列.....	1
二	初战的声威.....	8
三	火燒“团猪”窩.....	13
四	一支活跃的宣傳队.....	18
五	保卫特委、保卫苏維埃!.....	20
六	森林长征七昼夜.....	26
七	永不熄灭的火花.....	35
	再版后記.....	13

一九三〇年夏至一九三二年冬，在中国工农紅軍琼崖独立师里，有一支妇女組成的战斗連队——“娘子軍連”。全連一百二十人，从連长到士兵，大都是十七、八岁的姑娘，最大的不过二十岁，最小的只有十五岁。二十七年前，她們就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，英勇地和敌人战斗！虽然，这支紅色娘子軍仅存在两年多，但她們那艰苦卓絕的斗争事迹，却永远是我国妇女的光荣和驕傲，永远是我軍历史上光輝的一頁。

当年的連长馮增敏同志，現任广东省乐会县妇联会主任，还是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人民委员会委員、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委員。今年四十三岁了，身体很健康。她有一个温暖朴素的家庭，女兒在中学讀書。

下面是她对娘子軍連的回忆。

一 走进紅軍的行列

一九三〇年，阳光穿透烏云，普照大地，第二次革命高潮^①来到了！革命的烈火在海南島上燃燒着……。

四月，特委書記參加廣東黨的代表大會回來，召開了瓊崖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，決定實行土地革命、普遍建立蘇維埃政權，擴大紅軍。

夏初，在定安內洞山將各地紅軍部隊正式編成中國工农紅軍瓊崖獨立師，下轄三個團。

在廣大農村，到處建立了農民赤衛隊、婦女會、少年先鋒隊、勞動童子團，配合紅軍作戰。“打倒國民黨統治！”“打到海口、加積^②去，解放全瓊崖！”的吼聲震撼着山區、平原和沿海。

我的家鄉樂(會)萬(寧)縣是老蘇區，這裡有“六連嶺”老根據地，有培養革命幹部的最高學府——瓊崖列寧學校，因此，號稱“小莫斯科”，紅軍第三團就活動在這一帶。

那年我虛歲十七歲了，已經參加了“C.Y.”^③。先在少先隊當大隊長，後調團縣委當婦女幹事。那時，我們婦女和男子一樣拿起尖刀、長矛、鐵耙、斧頭配合紅軍第三團“蒸團豬”，打炮樓，鬧得可凶哩。有不少婦女當了鄉、村的幹部！我們少先隊的女隊員們也和男隊員一樣，每天

① 海南人民稱一九二七年前為第一次革命高潮，國民黨大屠殺後發展起來的鬥爭為第二次革命高潮。

② 海口、加積為海南島第一、二大城，國民黨黨政軍重要機關所在地。

③ 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號。

在村头路口站崗放哨，保卫苏区，还經常进行軍事訓練：野营，作操，用木棍当枪学紅軍那样齐步走，瞄准，冲锋，匍匐前进……。当时紅軍都管我們叫“小革命”！紅軍練兵，我們就去“參觀”，看人家真刀真枪的非常羨慕。我們就問：“同志，你們要不要女兵啊？”他們說不要。我們就追問：“男女平等嘛，为什么不要呢？”这时，他們常开玩笑地說：“要女兵，可就是不要你。”

根据琼崖党“四大”关于扩大紅軍的决定和师部的指示，为了适应广大妇女的革命要求，乐万县委和第三团号召妇女参加紅軍，准备組織一个女兵連，名字就叫“娘子軍連”。参加娘子軍的条件是：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的妇女，貧、中农成分，身体健康，思想觉悟高，斗争中表現勇敢坚决，自願。

这个号召傳达到各乡、村后，当天就有一百多人報名。

在赤卫乡（县委所在地），許多人圍着看县府和团部的联合布告。不少姑娘在議論着“報名去！”“報名去！”我挤进人羣仔細看：“英雄的、經過考驗的乐万县的妇女們！拿起枪来，当紅軍去，和男子并肩作战！……”这几句話强烈地激动着我，使我回忆起王文明同志和我的哥哥来：

一九二七年革命低潮后，海南党的领导人之一王文明同志就活动在我家前面的山上。我經常給他送飯，他給我講很多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，記得最清楚的是告訴

我：“不要‘定命’^①，男女要平等，女子也要上学堂，妇女要从十八层地狱里解放出来，要和男子一样拿起枪，打倒国民党统治……”我哥哥馮增兴是团县委书记，小时候和他一起参加过两次乐会有名的大暴动。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在海南島大屠杀，他被杀害了。押赴加积前他对我说：“不要哭，他们杀了我，还有你，还有你姐姐。杀了男的，还有女的。他们杀不完老百姓，坚持住，我们一定会胜利！”他还小声告诉我：“咱们家里有枪。”后来，在我家墙壁里掏出两支枪。

今天，他们的話好象还响在我耳边，我要拿起枪来！

我向团委书记林士居同志请求参加娘子军，他说：“不行，到部队要跑路，要打仗，你受不了！”

我误会了书记的话，涨红着脸说：“我干了好几年革命了，打过炮楼、坐过牢，我什么受不了？我……”

书记笑着说：“别发火，小革命！我不是说你受不了苦，是说你的脚烂了支持不住。”

当时我的左脚在一次夜间突围中被竹籤扎了，脚板溃烂了。

“脚烂了算啥，离心远着哩，我能走路，不信你看！”我索性挺直身子，在屋里大步走起来。左脚一着地，实在疼的厉害，我咬牙忍着。

① 即由父母自幼訂下終身。

他看我这个样子，嘘了一口气说：“好吧，把脚治好了再去。娘子军以后还要扩大的，我保证以后让你当上红军。”

书记不答应，我便去找三团王德春团长，馮甲政委求援。到了团部，恰巧团长从外面回来，见我就问：“小革命，来干啥？让我看看又长高了没有？”边问边引我进屋里。政委正在写什么东西，见我进来就说：“喂，小干事，请坐吧。”

我没坐下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要求参加娘子军，来请首长批准。”

“你要参加娘子军，好！”团长霍地站起来说，“我先来考试考试你。”他把自己的驳壳枪退了子弹，命令我瞄准、射击、解合。我熟练地做了一遍。接着他又拿传令兵的大枪来叫我操作，我的动作也很熟练。他笑着点点头。其实这些，王文明同志和前任团长王天骏同志早就教过我了，我打的还挺准呢！

经过考试，我觉得大概能答应了。可是团长没吱声，给政委递个眼色，政委看看我的脚说：“还是以后再来吧！等脚好了，我们调你来当领导干部。”

希望又落空了。明天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策。我到合作社买点布，做了一件男子衣服穿上，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偷偷地走到报名处。

报名处是在一所祠堂里，人挤得满满的，背着行李的

男男女女不断涌进来，看情形是哥哥、姐姐送妹妹，或者是母亲送女儿来参军的。我正在东张西望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喊：“大队长，你来了！”我回头一看，是少先队的老朋友谢士梅。她又说：“你怎么才来呢？我以为你早报上名啦！”我正不知道怎么回答好，有不少少先队的伙伴把我围起来，争着告诉我：“我及格了！”“及格了！”她们是经乡苏维埃介绍来报名的。我发现了李昌香，便找到了话题，问她：“你也报名了，能舍得他吗？”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：“他也当红军了，一块儿报的名。”

正在这时，团长、政委和林书记来了，我想躲已经来不及。他们相互看了看，团长就说：“好吧，来者不拒吧！”林书记点了点头。

从乐会、万宁各地报名的六、七百人中，选出了我们一百二十人，都是优秀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。娘子军连成立了。

我们穿上崭新的军装，领到了盼望已久的枪。虽然都是“五排”、“单针”等土造枪，而且每人只发五发子弹，但在那时这就非常宝贵了。穿上蓝色的上衣和短裤，背上枪，真象个红军战士了，就是头发太长，行军打仗都不方便，于是，我们都剪成了“军装头”（小平头）。剪完后，大家对着小镜子看看都笑起来。姑娘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吵大嚷：“这回可象男人了！”屋里热闹的象唱戏一样。岁数稍大些的李昌香害羞地捂着脸说：“哎呀，家里

要来了人可怎么見哪!”最爱开玩笑的大娥說：“吓，你情哥哥要来了，还怕認不出你来!”“調皮鬼，我撕你的嘴!”她們追打起来。我对着鏡子照照，呀!真象个小伙子!

十五岁的芦叶兰把耳环也摘下扔了，她說：“丢掉这个封建玩艺，我現在是紅軍战士了!”

我們到合作社去买东西，路上，老乡們都打招呼：“紅軍同志哥，加米沒?”听見“同志哥”这三个字，心里甜滋滋的。

团部和三营的同志們派代表來祝賀，送来了战利品：魚肚、鮫魚、海帶、干菜等，头一頓紅軍飯吃的真香。

县府和团部主持召开了羣众大会，庆祝娘子軍連成立，指导員王时香同志代表全連向人民表示了决心。农民剧团演出了“妇女当紅軍”等节目。

我的脚很快就治好了。由于我参加革命早，受过鍛炼，被任命为連长。指导員王时香同志是从軍干校調来的。

不久，师长王文宇、政委馮国卿特地从琼四区赶来檢閱东路部队和娘子軍并授予軍旗。一百二十个女紅軍战士，全副武装，整齐地排列在“紅色操場”上，举行授旗仪式。师部授予我們一面鮮紅的連旗，上写着：“中国工农紅軍琼崖独立师娘子軍連”。我們向着紅旗庄严地宣誓：坚决服从命令，遵守軍紀，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!我們高举着紅旗，迈着矯健的步伐，和紅軍第三团的同志一起接

受师首长的檢閱。娘子軍連的旗幟飄揚着，我們走在浩浩蕩蕩的紅軍行列里！

二 初战的声威

大約三个月后，我們投入了第一次战斗。

乐万县“剿共”总指揮陈桂苑駐在朝阳。县兵經常到靠近苏区的地方搶粮、抓人，并且揚言要“扫蕩”琼崖列宁學校。战士们早就急着要收拾这帮家伙。

一天上午，在团部召开了連以上干部會議，王德春团长布置战斗任务：我們佯言把部队开到万宁去打和乐墟，只留赤卫队看家，引誘他来苏区，在九曲江南岸拦路伏击。紅軍第三营担任正面堵击，娘子軍連迂迴包抄。

团长講完之后，馮甲政委在旁边說：“陈桂苑是黄埔軍校的学生，是反共多年的老手。这一仗打的好与不好，影响很大。同志们一定要严守伏击紀律，节省彈药，把他一網打尽。”他停了停笑着說：“咱們这回捏着敌人的鼻子把他牵出来，可不能让他穿兔子鞋溜了！”大家都笑了。

会后，好几个干部圍住我說：“你們娘子軍要上陣了，平常比賽操練、唱歌总是你們胜，这回打仗，咱們比比看！”我毫不示弱地說：“战场上見吧，誰还怕你們！”

政委又个别地对我和指導員叮囑了一番，問有什么問題沒有。我和指導員說：“沒有，練了几个月的兵，同志

們都憋足一股勁準備打仗呢！”

我和指導員三步并作兩步，匆匆趕回連隊，立即傳達了戰鬥任務。全連頓時熱鬧起來。把借的東西送還給老百姓，打掃院子、打背包、用椰子油擦槍。炊事員忙着給大家準備飯團。

傍晚，隊伍集合起來，蘇區的羣眾都來送行。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婆婆，看見了我們這整齊的隊伍，說：“這些好孩子，當了紅軍多精神，我老了，要不我也當紅軍去！”

年青人握着我們的手囑咐：“同志，打了勝仗每人帶兩支槍回來，給我一支！”

但羣眾普遍的是擔心我們回不回來。我的屋主人王阿婆拉着我的手，用顫抖的聲音說：“你們可千萬回來呀！阿敏，別忘了阿婆！”她的眼淚流過布滿皺紋的臉，滴到我的手上。我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安慰她，只是在心裡想：“我們一定回來，帶着勝利回來。”

入夜，走了十五里路，趕到預定地點——三矛嶺。這是九曲江南岸的一個小山頭，江北岸是白區，山下就是蘇區的“紅色操場”，前面是赤卫鄉的一片村莊。敵人渡江後，我們就給他當頭一棒，迫其背水而戰。

夜色昏黑，我們靜靜地伏在山坡上，沒有人說話，沒有人抽煙，沒有人咳嗽，只有風吹動身旁的小樹，發出颯颯的響聲。我們焦急地等候“魚來入網”。

我到各排陣地去巡視，戰士們沒有一個打瞌睡的，也

沒有人違犯伏击紀律，姑娘們都为即将展开的第一次战斗所振奋。

天亮了，江边的村庄和袅袅炊烟映入眼帘。夜来露水把衣服都湿透了，螞蝗也把我们咬得够呛。但是，大家都忘记了疲劳，匍匐在地上，紧握着枪，手都握得出汗了。

突然，村子里敲起了“紧急锣”，敌人果然来了。黑压压的一长列，还打着一面国民党旗，沿着大路大摇大摆地走来。队伍中间有一个戴大盖帽的胖子，十几个驳壳枪手和一名“手机关”兵护卫在他前后。

这几天，红军开走的风声传到陈桂苑耳朵里后，他便带二百多县兵，亲自出马，企图乘这个“良机”把苏区“烧光、杀光、抢光”，毁灭我们的根据地。

“同志们，准备战斗！”我对全连下达了命令。

“嘭！嘭！嘭！”伏在前面引诱敌人的小股部队打了几声冷枪。敌人以为是赤卫队，便追下来。等敌人进入“红色操场”这片开阔地时，三营打响了。我立刻命令号兵吹冲锋号，大声喊：“全连左右散开，包抄，冲锋！”于是，旗兵梁华国举起了娘子军连的红旗，全连迅速地从两翼包围过去。我带着一排，和一排长李昌香，二班战士大斌冲在最前面。红军营也从正面压下来，顿时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冲杀声。敌人被这“当头一棒”弄得昏头昏脑，一面还击，一面四散逃跑。

我和李昌香边追边喊：“站住，开枪了！”一个小个子县兵举起手来：“不要开枪，算上这回，我一共给你们交了三支枪了。以后他们还让我干，我再送一支来！”这时，大娥挎着满身枪对我说：“连长，你看，我缴了两支啦！”

我把人和枪都交给后面上来的战士，布置战士们彻底追歼逃敌，不让一个敌人漏网。突然，我发现那个戴大盖帽的胖子带着十几个驳壳枪手，向操场左翼的小丘陵地段跑去。我忙带一排追去。敌人伏在几个小土堆后面，“手机关”和驳壳枪一齐向我们射击，子弹嗖嗖地在我們耳边飞过。我急忙命令卧倒，同时，三营的同志们也被敌人的火力压住了。

趁敌人火力间歇，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发现土堆后面是一片矮树丛，从那里偷袭敌人是再好没有了。我命令一排长在原地坚持，我自己便带一班匍匐绕过去。正好，三营部分同志也绕了过来，我们会合一起，冲过树丛，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。我们大喊：“缴枪不杀，宽待俘虏！”敌人有的缴了枪，有的却滚向土坡，钻进了旁边的小树林。我们连连开枪，打死了几个，另几个钻进林里，我们急追上去。这时，四面八方的部队都冲上来了，敌人已是走投无路，便举手投降了。可是惟独不见那个胖子出来。我们走进小树林里，见一个家伙正在脱军装裤子，还没脱下来，他上身只剩一件衬衣，帽子也丢了。我们喊：“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”那家伙乖乖地举起双手。

“枪那里去了？”我們問。

“我沒有槍。”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伙夫！”

这家伙挺着个肚子，胖得象头猪一样，肯定就是那个戴大盖帽的胖子。我們當場問別的俘虏，一个俘虏吞吞吐吐地說：“他，他就是总指揮……”

这位自称为伙夫的总指揮被我們倒綁双手，押到了团司令部。

这时，村庄里的老乡們也都拿着刀、斧、矛，把圍上来了，漫山遍野是紅軍和羣众的胜利呼声。

这次战斗，紅軍营只伤三人，娘子軍連无一伤亡，毙、俘敌百余人，繳冲鋒枪一挺、駁壳枪十多支、步枪一百多支。

在胜利归途中，我們娘子軍連押着陈桂苑和他的駁壳班走在队伍的前面。我們吹着胜利号、唱着歌。陈桂苑听見我們唱歌，又看看娘子軍連紅旗，吃惊地用眼睛瞪着我，然后沮丧地低下了头。我对他說：“哼，你这个‘剿共’总指揮，現在被我們剿了！”跟在他旁边的一个俘虏驚訝地問傅令兵芦叶兰：“你們都是女的？”阿兰揚着头說：“对了，我們是娘子軍，不知道嗎？”那个俘虏連忙說：“知道，不过沒想到你們跟男子一样打仗，那知你們这么英雄呢！”路上，姑娘們一个个气势汹汹地对俘虏們說：“你們

胆子这么大，敢到虎口上来，不怕死嗎？”

初战之后，敌人对我们的称呼就多起来了。“娘們兵”、“敢死軍”的帽子都給我們扣上了。在敌人中間流傳着这样一句話：“长枪短发的紅軍婆好厉害！”

三 火燒“团猪”窩

三矛岭战后，紅軍声威大振，娘子軍的名声也傳开了。我們乘胜又攻打了文市炮楼。

文市是朝阳外圍的重要据点。炮楼里有一个团丁大队，大队长馮朝天是个大恶霸的兒子，在正規軍当过軍官。他在文市做土皇帝，自称是“鉄桶江山”。三矛岭之战，他譏笑县兵是“熊包”。“陈指揮輸給紅軍婆了，有辱党軍。”他对手下的“团猪”們說：“碰上这些‘娘們兵’活捉来，每人配給一个老婆，把連长捉来做压寨夫人！”

我們决定首先拿他开刀，“以儆效尤”。然后，逐个攻打全县的炮楼。

頂着殘冬的冷风，我們娘子軍和三营的一个連，还有几百苏区羣众，担着木柴、稻草、火油和辣椒，在团长率領下从內园村直襲文市。那时，部队沒有炮，沒有炸药，沒有手榴彈，打炮楼就是用火燒。我們管这叫“蒸猪”和“燒猪窩”。

太阳快落山时，到达九曲江边。冬春之交，剛下了几